

■ 政德镜鉴 ⑩

高官厚禄犹如一个强力的磁场，紧紧吸附人的灵魂，让他动弹不得。此时急流勇退，不仅需要极大的魄力，也要有果敢的勇气。

西汉疏广疏受叔侄相约辞官归隐，又在高台散尽金银，他们对权位钱财的豁达洒脱，引发后世无尽的吟咏和赞叹。

疏广疏受：功成身先退，散金不自居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张大东 孙友清

十一月中旬，秋风送来阵阵寒意。登上枣庄峰城东郊的峨山，往北极目远望，可见天际苍茫如画，土丘舒缓起伏，冬麦青青如新。大大小小的村庄，如星辰点缀苍穹，星罗棋布，错落有致。其中有一处高台，西临河谷，东近平原，横卧两村之间，颇为引人注目。

这座高台，相传是西汉宣帝时太子太傅疏广、太子少傅疏受，辞官归乡散金于民的地方。他们在官运亨通时，头脑冷静清晰，洞悉官场诡谲，宦海凶险，不恋权位，急流勇退，谱写千古流芳的佳话。

光阴岁月两千余载，弹指一挥转瞬即逝。登临高台，朔风吹拂耳畔，丘土静默无言。“二疏散金”的故事氤氲千年，历经古今，依然传诵不歇。

“二疏不恋富贵，辞官散金，已经成为一种浓而不化的精神，散落汇入到了这片土地。后来二疏台上建起祠堂和义学，便是这种精神落地生根的证明。”峰城区作协主席邵明思说。

二疏台前世今生

“二疏城”的由来，结缘于疏广疏受叔侄二人。

“其实二疏城，并非仅仅是疏广疏受的散金处，它是一座世代累积的文化遗址，后因二疏散金而得名。”曾参与二疏城考古挖掘的萝藤村党支部书记房万回说。

二疏城台西，紧傍发源于北部绵绵群山的萝藤河，台东是一片遥望无尽的平原。萝藤河沿河两岸的平原上，旧时多分布一些形似“二疏城”的土丘，当地乡俗称称为“一溜十八埠”。“埠”即是“阜”，便是水边的高土台。河畔高地，多是远古时先人人工营建的聚落。高台临河，既便于平时取水生活，也利于多雨季节躲避洪水。二疏城地处平原和丘陵的衔接处，平坦的地势，肥沃的土地，温润的气候，为古人采撷、渔猎和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条件。先民在此劳作不休，缓缓堆积着文明的痕迹。

到了秦汉时期，经数千年蕴积，这里已成规模可观的聚居地。据史料记载，二疏城全盛时，东西宽400米，南北长500米，高约3米，是个近似矩形的城台高地。后来因为自然风化和百姓取土，如今残余直径约150米、面积约17000平方米的圆形高台。

在二疏城南，有一条东西向的乡道，直通临沂兰陵县。秦汉时，它是进出兰陵的要道，“这条官道东接兰陵，西抵长安。疏广疏受出兰陵入京师为官，离京师归兰陵隐居，理应都



二疏城遗址纪念碑

鲍青 摄

相关阅读 ·

他是先秦最后的儒学大师，曾任兰陵令多年。退职居乡后，勤于著作，留下鸿篇巨制32篇。更可贵的是，他开馆授徒，传习五经，开启了汉代经学的先河。

荀子：兰陵著长卷，经学开先河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战国末年，荀子出任兰陵令，这是兰陵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，荀子曾三度出任齐国稷下学宫长官，也曾游历过秦赵，向君王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。

多年飘落后，荀子来到楚国，出任兰陵令，践行自己的施政主张。

但不久，他就遭遇谗言，被迫离开楚国。西汉刘向的《叙录》，对此事有所记录：“有人对春申君进言，成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，称霸天下。孙（荀）卿也是贤者，如今给他百里之地，如果有异志，楚国就非常危险！”春申君未经核查，就贸然致书责问荀子。荀子见自己失去信任，便主动离齐入赵。

没过多久，又有人对春申君进言：“伊尹去夏入殷，殷王而夏亡；管仲去鲁入齐，鲁弱而齐强。所以贤者所在，则君尊国安。今孙（荀）卿，是天下的贤人，所去之国，就不安

会路过这里。”邵明思说。

经过二疏的散金，这座高台得以名扬四海。

疏广疏受，是生活于汉宣帝时的兰陵大儒。

古兰陵的向学之风，肇基浓郁于儒学大师荀子任兰陵令时。

公元前255年，楚国攻灭鲁国。为了巩固北部边防，楚国设兰陵为县。此时荀子的故友春申君拜相，他便委派荀子出任兰陵令。

荀子曾三度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，早已是海内尊崇的儒学大师。他在兰陵一边“平政爱民”，践行自己的治国理念，一边设帐授徒，培育当地的贤才。

到西汉时，兰陵私学依旧秉承荀子治学不倦的遗风。当时一些经学大师自立“精舍”“精庐”举办私学，广收门徒。正因为荀子的教泽，汉初兰陵涌现出诸多文人、学者乃至卿相，汉代学者刘向就曾讲：“兰陵多善为学，盖以孙（荀）卿也。”

叔侄同拜储君师

疏广和疏受，便是兰陵善学者中的佼佼者。

“疏广和疏受，先在乡间教学，后被汉室察举征召到了首都长安。他们因学识渊博、才华出众，先后做了太子的师傅，可谓荣耀一时。”二疏城南的城一村第一书记王传金说。

疏氏叔侄能自乡间脱颖而出，依靠的是“博闻有道术”，即高超不群的学识。此前，西汉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。传承百年的黄老无为思想，到了汉武帝时已难满足朝政的需要。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的意见，推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策。他对儒学的另眼相待，反映在了人才选拔机制变革上。此前，朝廷选拔官吏，一般注重出身和人品，所以官吏要么是功臣的后人，要么是“敦厚朴质”的长者。汉武帝后，朝廷越来越看重人才的学识，许多研习儒术的学者，因而能够顺畅地踏入仕途。

疏广自幼好学，师承经学大师孟卿。他对儒家经典《春秋》极为精通，受到当地儒者尊崇。成年后，在家乡开馆授业，有众多学者自远方负笈而至。

疏广的名望日广，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经过郡县官员的“察举”，疏广被推选入朝廷担任博士，接着出任大中大夫，职掌朝堂议论。

地节三年（公元前67年），汉宣帝立长子刘奭为皇太子。

宣帝虽贵为武帝的曾孙，但幼年生活却极为坎坷。武帝末年，爆发了“巫蛊之祸”。太子刘据遭人诬陷，不能自明，被迫举兵反抗。汉武帝误以为太子叛乱，便发兵镇压，刘据兵

败而自杀。

刘据死后，尚在襁褓的宣帝也被收入狱中，和狱卒为伴。幼年的坎坷，让宣帝对儿子的教育极为关心，他选任大臣丙吉为太子太傅，疏广为太子少傅。几个月后，丙吉升任“三公”之一的御史大夫，疏广便继任了太子太傅。

此时疏广的侄子疏受，也经“贤良文学”的方式，荐举为太子家令。

太子家令职掌东宫财政收入、刑狱和饮食，责任重大，多由能臣干吏担任。汉文帝时，晃错便以通《尚书》为太子家令，后来成为太子倚重的股肱之臣。

疏受自幼跟随叔叔疏广研读经书，为人谦恭谨慎，而且思维敏捷，口才出众。入东宫不久，便得到了太子的信任。有一次宣帝驾临东宫，疏受负责迎谒应对和酒宴布置，办理得非常妥当。酒席之上，他奉觞进酒，祝福长寿，用词雅致得体，宣帝非常满意。宣帝提升疏受为太子少傅，和叔叔一起成了太子的老师。

太傅和少傅，都是储君师，肩负着教育太子的重任。

早在西汉初年，刘邦等人就认识到早立太子的重要性。秦朝因无太子，因而始皇一死，“胡亥诈立，自使灭祀”。刘邦受封汉王后，就立刻选择嫡长子刘盈作太子，并为他挑选老师，建立东宫的礼聘体系。后来，吕后还接受张良的建议，礼聘德高望重的“商山四皓”，轻松化解了太子危机，更见太子师的重要。

文帝时，政论家贾谊提出“天下之命，悬于太子”的主张。而太子的善善恶恶，则取决于“谕教和左右”，太子教育，关乎朝廷安定，国祚长久。所以太子师的选任，便是重中之重，务必使得太子“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”。

因为直接参与太子教育，对太子的成长影响甚至超越皇帝，太子师在汉室官僚体系中地位举足轻重。他们不仅负责教授太子，还可以向朝廷上书言事，参与国家政务。

叔侄同为太子师，被视为当时一件荣耀事。每逢太子上朝，都是太傅疏广在前引导，少傅疏受在后跟随。

但在荣耀背后，也潜藏着衰败的危机。一次直言，让疏广、疏受目睹了朝堂的诡诈和凶险。

触怒外戚惹祸端

疏广疏受以经术起家，是闻名海内的大学者。但一朝朝堂，变身太子师，就要直面波云诡谲的政治形势。

而宣帝的“卑微”出身，则为朝堂各色势力的争斗提供了最好的表演舞台。他被幽禁于掖庭时，几乎朝不保夕，没人愿意把女儿嫁他。只有因罪被官刑、派来照顾他的许广汉，将女儿许平君配给他。两人结为连理后，生下了儿子刘奭。

爱情的寒微凄婉，妻子的体贴温柔，仿如三九暖阳，令宣帝刻骨铭心。当掌控朝政的大将军霍光，废掉不服管控的昌邑王刘贺，迎立他为皇帝时，两人马上就围绕皇后属谁发生了龃龉和摩擦。

霍光想让女儿霍成君入宫，但宣帝重感情且恋旧，一直不肯松口。后来，他不动声色地发了一道诏书，借寻找在民间贴身的一把故剑为由，隐晦地表露自己的心意。朝臣了解到皇帝的心思，便改弦更张，请求立许平君为后。

霍光的妻子霍显，依旧希望女儿成为皇后，难以咽下这口气。不久皇后许平君怀孕得病，霍显就买通医巫，用毒药予以谋杀。宣帝因忌惮霍家的权势，内心虽咬牙切齿，表面却波澜不惊。

宣帝的隐忍不发，让霍成君顺利成为皇后。霍显希望女儿能尽快诞下子嗣，承继太子大位。但宣帝却挚爱亡妻，坚持要立刘奭为太子，并册封自己的岳父许广汉为侯。

当时霍光已死，但霍氏余威犹存。霍显知道太子人选已定，极为恼怒，愤懑不食，甚至呕血骂骂：“此乃民间时子，安得立？即后有

子，反为玉耶？”她又让霍皇后故技重施，以食物毒杀太子。幸得保姆随身保护，每次都先尝食物，太子才因而得免。后来，霍氏想除掉太子，甚至成了宫廷公开的秘密。

正在母子存亡、许氏危急的关键时刻，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提出，让他的弟弟许舜到东宫去做管家，“监护太子家”，保护太子人身安全。

与太子有关的事情，又牵连外家许氏，宣帝自然要咨询太傅的意见。疏广对此坚决反对，他认为：“太子是国储副君，师徒必于天下英俊，不宜独亲外家许氏。何况太子已有太傅少傅，官属已备，今复使许舜监护太子家，不能广布太子德行于天下。”

疏广的答复句句在理，也合于礼法，难以辩驳，所以宣帝对他数次赏赐，还把这话捎给了丞相魏相。相比疏广的稚嫩，魏相却是个宦海老手，他立即免冠赞叹：“此非臣等所能及。”

疏广的答复，客观上中中了霍家的下怀，触动了许家的禁脔。许广汉认定疏广是为霍家代言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很快，疏广就见识到了官场的天翻地覆。霍家阴谋叛乱计划曝光，宣帝立即铁腕镇压，霍家顷刻败亡。太子外家许氏，政治地位急速上升。

疏广一年前的无心之失，许广汉始终没有忘记。

太子是未来的皇帝，太子师便是未来的帝师，仕途无限光明，通常很快就能得到升迁。疏广的前任丙吉，做太子太傅才数月，很快就成为御史大夫，后又官至宰相。但疏广在太子太傅任上，却徘徊五年，没有任何变动。

疏广已经感受到了失言的代价。

到皇太子12岁时，疏广疏受已将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悉数传授给太子。而他们在朝堂上，也越发感受到许家的针锋相对。许家施加的无形压力，让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元康三年（公元前63年），许家的许延寿被封为乐成侯，长乐卫尉许舜被封为博望侯，加上之前的平恩侯许光汉，许氏共三人封侯。许家的势力也顺利进入东宫，几乎架空了疏广。

是抽身而去，还是恋恋不舍？已经成了疏广、疏受绕不开的难题。

是时候该离开了，疏广逃避了五年之久，终于选择直面面对。

不恋权位弃官去

就在二许封侯册命下发同时，二疏的辞官奏折也递了上去。

此前疏广找疏受商议，寻求他的理解和支持。疏广袒露心迹：“我听说‘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’，‘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’。如今我们仕官已到了二千石的位置，官已成名也立，此时不去，俱有后悔。不如相随出关而去，归老故乡，以寿命终，不亦善乎？”疏广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，想选择放弃官位荣禄，来换取人格的自由。

疏受也洞悉了其中的祸福道理，跪拜于地叩头赞同。随后两人上疏，声称患上恶疾，请求离职休养。如此的巧合，其实是有意为之，宣帝和朝臣却有灵犀，缄默不言。帝王的微妙姿态，更让疏广坚定了离开的心意。三月病假期满后，宣帝慰劳的诏书下达，疏广乘势提出自己病笃，上疏请求退职，回乡安居晚年。宣帝装模作样地挽留一番，然后便以他年高德劭为由，恩准疏广的一切请求。

宣帝给了疏广疏受充足的面子。他赏赐叔侄俩黄金二十斤，皇太子也随即赠以五十斤黄金。临行之日，朝堂的公卿大夫，以及故友同乡都来设宴送行。众人在东都门外支帐，祭祀路神，敬酒祝福，许愿一路顺风。送行者馈赠的礼物，有数百辆之多，疏广疏受都辞决不受。当时道路观者见他们离去，赞叹道：“知足而退，贤哉，二大夫。”甚至有人为他们的离去而伤心落泪。

两人沿官道东行，到了东海兰陵的萝藤故

里。在这里，他们登上台城，将皇家赏赐的钱财悉数散于众人，自己则不留分毫。当地百姓感念他们的恩德，都手捧黄土前来，搭建起土台，将其唤作“二疏城”或“散金台”。

归家之后，疏广每日让家人摆设酒食，宴请族人和亲朋宾客。他不停花钱设酒席，还经常过问家人，家中积蓄尚存多少。毫无节制地花费一年多后，疏广的子孙见钱囊将尽，无不忧心忡忡。他们对一位老者言道：“如今天设筵席，家里钱财将尽。希望您见到老人家疏广时，劝他多置办些田产房屋，也好为子孙长远计。”老人便在和疏广闲聊时，谈到置办田地房屋的事。疏广答道：“我难道年老性情到了不考虑子孙的将来吗？只是家中原有的田地房屋，只要子孙肯劳作勤力，足够衣食之用，能过普通人的生活。现在置买多余田地房屋，只会使子孙懒惰罢了。有才德的人如果财多，就会削弱意志；愚蠢的人如果财多，就会增多过失，而且不义之财常会招致众人的怨恨。我既然无德教化子孙，也不能增加他们的过失而招怨恨。再说金钱是皇上赐予我养老的，所以很乐意共同享受这份恩赐，这样来度过余生，不是很好吗？”子孙们心悦诚服，疏广也得以尽享天年。

疏广的睿智，很快得到了验证。同乡萧望之任太子太傅，品性和疏广相近，都是刚正不阿，清正廉洁的名士。但在混浊的官场上，萧望之却遭到两个中书宦官的构陷，以致含恨自杀。萧望之身死的消息传回兰陵，众人皆服膺疏广的明智豁达。

疏氏叔侄去世后，葬在了“散金台”南附近的疏氏祖茔。乡亲们感念二疏散金之德、济贫之恩，在他们的故宅处修建“二疏祠”，纪念他们的恩德与教诲。

元代地方志《齐乘》记载：“二疏的宅第，在峰州东四十里萝藤城，墓地也在那里。萝藤城方圆五六里，当地百姓说这就是二疏的宅院。”《齐乘》还对宅院真伪进行了一番考证：“按说二疏归乡里，有旧田庐可娱乐终身。他们既然不为子孙增益产业，怎能有这样一座宅邸？”编者访求乡间耆旧，认为是乡人感其感恩之惠，共筑此城。

到了明孝宗弘治五年（公元1492年），山东按察司副使赵鹤龄路过此地，见二疏城破败倾颓，便在元代古寺的路附近重修了二疏祠。

嘉靖十年（公元1531年），祥符人李孔曦以举人身份知峰县事。他雅意兴作，广修学宫，增设外城，肇诸祠庙。后来山东按察金事李士允兵备沂界，路经二疏城。他撰文登城，“四眺而望，见城势如环，城中高阜，深广可宫可田。榛莽翳如，瓦石狼籍，覆椽残碑，交委堂下”。即令李孔曦把祠堂移到古寺后重建，并塑起二疏像，勒刻碑石，广植林木，彰显先贤功德身退散金济贫的美德。

到了清代光绪十七年（公元1891年），当地百姓还集资在二疏城上建起义学，令寒门子弟免费入学。

历代咏叹赞二疏

历朝历代，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“二疏”的敬重和纪念。北宋科学家沈括，为瞻仰二疏遗迹，特意来到二疏城考察一番。他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：“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，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。”

北宋地理学家乐史在《太平寰宇记》里记载：“汉疏广墓，在县东四十里。广字仲翁，东海兰陵人。汉疏受墓，在县东四十二里。”

文人骚客对二疏的吟咏赞颂，更是不绝于书。晋代陶渊明对“二疏”的通达明智赞赏不已，取叔侄二人为题写《咏二疏》诗，讴歌他们立功不居、功成身退、有金不私的贤达。

李白在《拟古》诗之五，赞曰：“千金买一醉，取乐不求余。达士遗天地，东门有二疏。”

贺知章也有诗云：“筵开百壶钱，诏许二疏归。”白居易诗赞：“贤哉汉二疏，彼独是何人？寂寞东门路，无人继去。”

宋代的吴则礼、秦观也有赞誉二疏的诗词传世。

到了乾隆二十七年（公元1762年），乾隆帝沿南北古驿道南巡。他因久仰兰陵“二疏”散金之德，遂绕经沂州府，召见了知府李希贤。

为表彰疏广、疏受的操守，乾隆帝还在行宫留下墨宝，作诗赞叹：“荒城名尚二疏存，置酒捐金广主恩，贤损志愚益其过，不惟高见实良言。”

如今的二疏城，已经成为当地著名的人文景观。“城一村打造孝善和谐新城一，就是要从二疏精神中汲取美德，让这种美德在当下也熠熠生辉。”王传金说。

（作者为兰陵人，系《大众日报》特约评论员）

据考证，汉代很多治经者都与荀子一系有关。这些治经者或为博士或为中大夫，有的甚至为诸侯王。尤其是在荀子生活多年的兰陵，更是沐浴他的教泽近20年。到了西汉中期，经过百年的积累，兰陵经学终于厚积薄发，经学大师不断涌现。其代表人物如王臧、缪生、褚大、孟卿、孟喜、后仓、疏广、疏受、萧望之、匡衡、毋将隆、毋将永、段嘉等皆精研儒家经典，为一代名儒。兰陵的经学大师或设帐授徒，致力于经学传授，或致身通显，供职于朝廷，以经术处理政事，对经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他们通常以经为依托，来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，对汉代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此后近千年，荀子都享受和孟子并尊的地位。如唐代杨惊对荀子评价就很高，他认为在战国诸子兴起、儒道几平没没的时代，“孟轲闾其前，荀卿振其后”，两人只有时代先后，没有功劳大小差别。中唐时，韩愈提倡恢复道统，他虽然认为孟子“醇乎醇”，荀子则“大醇而小疵”，但基本持肯定态度。

但到了宋代，随着植根于孟子学说的理学兴起，理学家视荀子为异端，不断对他攻击和贬低。程颐认为荀子思想“悖圣人者也”“极偏驳”“只一性恶，大本已失”。朱熹则把荀子当作法家，“荀卿则在申、韩，观《成相》一篇可见”。而在人性方面，朱熹甚至说：“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。”

到了明朝嘉靖年间，荀子更是从孔庙中被逐出，丧失了儒家中的尊崇地位。